

中國近代史講座報告記錄

董必武副主席在中國近代史講座

第一次報告會上的講話

胡繩：中國近代史緒論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學習委員會編

中國近代史講座報告記錄

(一)

董必武副主席在中國近代史講座

第一次報告會上的講話（紀錄稿）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

各位同志：

這是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組織的學習。

在第一屆政協全國委員會所進行的工作中間，取得成績之一的是學習工作。我們在總結政協工作的時候，曾經估計到，它在思想改造中間的作用是很大的。這個優良的傳統我們應當繼續下來，把它發展下去。在新的政協章程的總綱上面，規定了我們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這點是很重要的，現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就更有根據來組織我們的學習。

我們這一次學習從那兒着手呢？從中國近代史學起。爲什麼？毛主席在「改造

我們的學習」那篇文章裏面答覆了這個問題。當然那是給共產黨員說的。我想，雖然那是給共產黨員說的，在非共產黨員中間有些人照那個方法學習也不壞。「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要點之一，是說我們應當學習和懂得中國的近百年史。那篇文章上面還說，我們不僅要知道中國的今天，而且要知道中國的昨天和前天。那裏所說的昨天當然指的就是近代史，再遠一點就是前天了。

大家都知道，今天在全國範圍內清算胡適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已展開了。胡適最感興趣和搞得較多的是哲學、文學和歷史，他自稱有歷史癖，在歷史方面他寫了不少的東西。他又自吹他的治學方法是科學方法，實際上他的治學方法是非科學的。他是實驗主義的信徒。實驗主義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胡適的思想方法是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方法，他憑藉北京大學的地位，講學、著書、寫文章，播散他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毒素，他的影響是相當廣泛的。特別在歷史學方面，受他的毒害者很多。我們學習近代史最好是和目前清算胡適的資產階級思想的運動結合起來。胡適是怎樣來看近代史的呢？我們曾指出，中國革命問題，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統治着中國，使中國人民不能翻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胡適却說中國的仇敵不是帝國主義，不是封建勢力，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

了，帝國主義爲什麼光顧我國，是因爲我國有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惡魔，五大惡魔才是我國的仇敵。這樣輕輕開脫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中國的罪行，胡適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表現是再明顯不過了。因爲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打毀了帝國主義的枷鎖，剷除了封建勢力的基礎，我們曾經進行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諸運動，這許多事情，已把胡適對近代史的觀點打得粉碎。胡適的歷史觀點在他出風頭時支配過一些人，後來雖被事實清算了，現在我們從學習近代史中再認識一下胡適思想的錯誤也是有好處的。

又如台灣問題也是近代史中的一個問題，世人對於日本強佔台灣和我國收復台灣的事實，記憶猶新，美英帝國主義者爲了便利美國侵佔台灣，扯出所謂法律上的論據，說在一八九五年中國已用條約的形式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了，中國對日本宣戰要收回台灣的主張不算數，美英帝國主義宣言承認台灣應歸還中國也不算數，中國一九四五年在台灣受降，台灣已成爲中國的領土還不算數，一九四九年後美英兩國政府承認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事實都不算數，到現在却製造出一種「理論」說台灣的「法律地位」有問題，英國居然有一個國際法學者名叫施瓦任勃爾的出面寫文章，爲台灣的「法律地位」有問題製造「理論」的根據。英國邱吉爾政府發布了一本白

皮書，否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帝國主義者厚顏無恥、背信棄義，不惜曲解歷史，捏造歷史或抹殺歷史，從台灣問題看，又得一強有力的證明。美英帝國主義者已在他們武裝儲備庫中搬出一套胡說八道的「理論」來和我們作鬥爭，我們應當應戰。我們學習近代史，根據各種史實，不難把帝國主義者任意胡扯的各種「理論」一掃而空。

我們這次學習佈置了八個題目，首先一個題目是近代史序論，其次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甲午之戰、戊戌政變、義和團和辛亥革命，最後有一個總結。我想，除了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這兩部分歷史在座的人沒有參加以外，甲午之戰、戊戌政變等等，在座中有一部分人是參加過的。這就是說創造那些歷史我們有分。是不是創造歷史的人對所創造的歷史都認識清楚了呢？那就不一定。蘇東坡有兩句詩：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的祖先創造了一段歷史，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創造的是怎樣的歷史。胡適說歷史是偶然事件的堆積。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根本不是那樣的，我們要在歷史事件中找出發展的規律來，這個規律應該從社會歷史生活的內部去找，我們首先應當注意社會的經濟諸關係，對於有階級出現的歷史時代，應當注意社會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這樣提出問題，馬克思以前是沒有人

腦子裏面考慮過的。我們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近代史，就應當這樣地考慮問題。這樣對過去的歷史才能有新的認識。研究過去的歷史是爲着現在，也是爲着將來。我們過去曾爲什麼樣的生活而奮鬥，我們能認識清楚，那麼，我們現在爲着什麼樣的生活而奮鬥，將來又爲着什麼樣的生活而奮鬥，就不至迷失方向。不了解過去的歷史就不能很清楚地了解現在，不清楚地了解現在，也就沒有辦法知道將來。爲了現在過得很好，爲了努力創造新生活，了解昨天是必要的。所以，我們應當學習近代史。

我們這個學習從今天開始。現在請胡繩同志來給我們講近代史序論。

中國近代史緒論（報告記錄）

胡繩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

我今天先一般地講一講關於歷史科學的問題，然後再講一講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些問題。

歷史發展中的客觀規律性

歷史研究是一門科學。對於這點，我覺得有必要先作一些說明：

歷史記載着人類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及其他各方面社會生活的發展。那末，歷史能不能成爲一門科學，當作一門科學來研究呢？曾經在長期間有許多人認爲歷史不能成爲一門科學，不能成爲像生物學、化學、物理學那樣一門科學。我們現在正在報紙刊物上批判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思想，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者就不能把歷史真正當成科學來研究。如果說，歷史是人類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而這一

切事情都是由於人，特別是由於少數人——個別的英雄、好漢、傑出人物任意地製造出來的，人們想把歷史搞成怎麼樣，事情就怎麼樣。如果歷史真是這樣的，那麼就不可能把歷史當作一門科學來研究了。

有許多人把歷史看作是充滿了許多偶然的事件，由許多偶然的原因造成的。好像是由於許多偶然事件錯綜複雜的關係，就造成了歷史上許多重大的變化。外國的歷史學家，有過這樣一種說法：他們說如果古代埃及克利奧派特拉女皇的鼻子長的高一點，整個歷史就會改變了面貌。我們現在正在加以批判的胡適，他對歷史也是這樣的看法，他認為歷史充滿了偶然的事件，重大的事件的發生都是由於偶然自發的個別的事件引起來的。如果是這樣一種看法，歷史也就不可能成為一門科學，也就不能把它當作一門科學來研究了。

也還有一種人，他們研究歷史，也研究歷史上的許多事件是由於什麼原因產生的，得到了什麼樣的結果。從表面上看來，他們也研究客觀的原因，可是，他只是從表面現象來看原因和結果。對於一個事件的發生，他可以給你舉出許許多多的原因來，譬如爲什麼會發生太平天國那樣大的革命運動，追究它的原因，有的人說是由於外國的侵略，有的人說是因爲農村裏有災荒，也有的人說是因爲中國人口增加，

又有的人說是由於清朝某些官員貪污等等，他們可以從表面上列舉出許多原因，列舉出許多表面現象，但是毫不加以分析，結果等於沒有說明一樣。他們把許多根本的重大的原因跟許多非根本的非重大的原因，甚至是一些偶然的因素混爲一談，這些人也不可能對歷史作科學的研究。

像胡適這派人，他們研究歷史也打着「科學」的招牌，他們所謂「科學」地研究歷史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把個別的歷史材料，古代文獻的個別字句加以考證，當作歷史科學的內容。但這不能算是對歷史作了科學研究呢？他們並沒有對歷史現象給予說明，他們只是把文獻中的個別材料，歷史上的個別現象考證一番，而放棄了對歷史事實的本質的說明、解釋。這種「科學」是假的，是偽科學。

以上這些說法，都使得歷史不能成爲一門科學，使得我們不能真正科學地來研究歷史。所謂科學地研究歷史，就是要把過去發生過的繁雜豐富的歷史事件、歷史事實加以整理，從這些豐富的歷史現象、歷史事實中找出那些可以說明歷史過程的根本東西，發現歷史發展中的客觀的規律性，去說明歷史爲什麼這樣的發展下來。歷史表面現象看來是很複雜的，的確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有各種複雜的變化；可是歷史的發展，從根本上來說，它是有規律性的，找到這種必然的規律性就是歷史

科學的根本任務。這樣我們才能夠科學地來說明、解釋歷史現象。像胡適這派人，他們完全否認這一點。譬如胡適說：一切政治制度都沒有什麼道理可講，沒有什麼學理可言。什麼社會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制度，行的通就算好，行不通就是不好。我們的看法跟胡適完全不同，我們說政治制度是有學理可講的。當資本主義初期，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合理的。不過在那個時候，資產階級許多學者不能夠正確地解釋為什麼資本主義制度能夠新興起來，能夠代替封建主義制度。在我們看來，現在世界上資本主義制度正在衰亡下去，社會主義制度正在成長起來。拿我們中國來說，現在正在為實現社會主義而鬥爭，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改造。這一切有沒有學理根據呢？我們說：有的。什麼叫學理？學理就是客觀規律。我們不是按主觀願望而斷定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不是憑空想出來的東西，它的根據就是社會客觀規律。客觀規律就是現在世界上資本主義制度一天一天地沒落、衰亡下去，社會主義制度正在一天一天地成長起來。昨天的報紙發表了莫洛托夫的報告，他把世界上的變化說的非常清楚，把許多變化從根本規律性上來加以說明。資本主義的死亡、社會主義的成長就是當前世界生活中的客觀規律，不管人們喜歡或者不喜歡，願意或者不願意，社

會歷史總是循着客觀的規律向前發展的。

胡適這派人否認客觀的規律性，他們說歷史沒有什麼客觀規律性，這是反映了沒落階級的思想。凡是沒落的反動階級總是害怕客觀規律，不喜歡它，於是他們就只好否認它，說什麼過去的歷史就是胡里胡塗過來的，是由於許多偶然的原因，根據某些人的主觀想法而來的，是陰陽差錯的。今後怎麼樣呢？他們說：誰也不能預料到，誰也不知道。

在我們看起來，過去的歷史和當前發展中的人類歷史一樣，都是有自己的規律的，這種規律是在人類意識之外而獨立存在的，不是人們的主觀意志所能支配的。正由於歷史有這種客觀規律性，我們才可以把歷史現象當作科學研究的對象，像我們在物理學、生物學中研究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一樣。因此歷史可以成爲一門科學。當然歷史這門科學和自然科學相比，有它不同的地方。社會歷史現象是有它的特點的。這些特點就是歷史事件，歷史上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現象，它的發生和發展是要通過人來實現的，人是有主觀意志的，有思想的。譬如說發生了戰爭，而戰爭是人在打仗，不像自然界現象那樣，因爲自然物是沒有自己的意志的。從表面上看歷史事件好像是這樣的：你想打仗就打仗，你想做這樣事情就這樣做。雖然一

切歷史現象都要通過人來實現，但是，絕不能因此說歷史不能成爲一種科學。我們現在來看，人是不是真正能够自由地任意地來創造歷史、改變歷史呢？不能這樣的，人的想法、人的意志終究是要受當時客觀條件——社會物質條件的限制的。我們現在研究近代史就可以看出來，甲午戰爭以前最新派的人，不過是主張要外國的科學技術，頂多要求中國有像歐洲國家那樣的國會。甲午戰爭以後，到了戊戌維新運動時期，新派人的想法就比以前高了一些，提出比較完整的關於實行君主立憲制度的一系列的主張。可是隔了幾年，經過八國聯軍之後，革命派就起來講民主、共和，要求革命了。可見人的思想意識總是要受當時社會條件限制的。在辛亥革命那樣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人們提出我們以後才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

我們還可以看到，人們雖然常常有意識有目的地進行一些活動，可是人們進行一種活動時，往往都是爲了應付當前的需要，爲了直接的某些利益。比如，從反動一方面來說，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要侵略中國，它的目的就是剝奪中國人民，奴役中國人民，使得中國成爲它的殖民地，這就是爲了它眼前的利益。可是，這種侵略刺激了中國的廣大人民。在這種刺激之下，引起了中國的社會變化，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的廣大人民掀起了反抗侵略者的鬥爭。從這種反抗侵略者的

鬥爭中間，不斷地發展起中國人民爲爭取自己解放的鬥爭。這種影響是帝國主義者在侵略中國時所設想不到的。鴉片戰爭時代，某些西方資本主義強盜坐落海船到中國來爲所欲爲，想要中國完全受它支配。可是結果怎麼樣呢？他們的期望結果並不能夠實現。可見，歷史的發展並不是按照帝國主義侵略者所設想的那樣前進的。

我們還可以看到許多人，他們以爲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來「改變」歷史，他們完全不管歷史的客觀規律，認爲歷史的發展沒有它的客觀規律性，可以由自己來支配。大家知道，這一切違反歷史發展規律的反動企圖，不論它怎樣完整，怎樣系統的一套計劃謀略，都是不行的。即使暫時好像能夠實現，可是終究它是要失敗的。這就是說，他們這種違反歷史規律的反動企圖，不能被客觀的歷史規律所打倒、所推翻。歷史並不是可以由人們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支配、來改造的。

所以，雖然歷史的活動是要通過人來實現，而人這種因素是有意識的、有思想的，這種情形，使歷史現象表現得非常複雜，比自然現象要複雜得多，可是，總不能因此就說歷史沒有什麼客觀規律性。

馬克思主義使歷史研究真正成爲科學

當然，研究歷史科學跟研究某些自然科學不同，研究自然科學可以在試驗室裏來試驗一下。可是我們要搞社會主義，就不能搞一個小規模的試驗室來試驗一下。自然科學家可以在試驗室裏反覆進行某種實驗，以至幾百次，但是對社會歷史就不能這樣做。我們不可能把社會歷史現象重新來演習一次，在實驗室裏來實驗一下。當然，由於研究對象不同，研究的具體方法也應該有所不同，自然科學各部門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不能說任何一種自然科學都可以同樣程度地在實驗室裏工作。在研究社會歷史中，我們採取一種概括的和抽象的方法。自然科學也是帶有抽象性的，就是說，一種自然現象，在大自然界中間往往有各種複雜的條件，我們現在把它搬到實驗室裏來，排除掉在自然界中許多跟這種現象沒有什麼必然關係的條件，這樣就可以看到比較純粹的現象，在比較純粹的條件下面來研究它。對於歷史現象，既然不可能把過去已經發生過的東西搬到實驗室裏來，這就需要我們去搜集許多歷史材料，加以分析，看那些材料，那些事情，那些條件是偶然的，非本質的東西，不是根本的東西，那麼就把這種東西排除掉；把偶然的和必然的區別開來，把

根本的和非根本的區別開來，這樣，就找到歷史發展中最根本的、最本質的東西，看到了決定歷史發展的主要潮流。採取這樣的方法，我們才能對歷史進行科學的研究。我們剛才說的胡適一派人搞材料的方法其所以是不科學的，正因為：他們認為歷史不是要講材料嗎？那麼我就把任何材料都拿來考證一番。但這樣是不能有科學的研究的。因為在許多材料中有些是很重要的，有些是偶然的東西，有些是根本的東西，有些却是非根本的東西，必須加以區別。籠統地混雜在一起便不能說明歷史，其結果，只能被歷史材料搞糊塗，根本看不出歷史現象有什麼客觀規律。

馬克思主義第一次使得歷史真正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使得對歷史的研究成為一種科學。馬克思主義者從整個歷史發展中間指出了這麼一點：社會歷史生活雖然非常複雜，可是歸根到底，決定社會的面貌，決定社會的思想觀點，決定社會的政治制度的是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作為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最根本的東西，就是人的生產、社會的生產、社會的生產方式。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一直到今天的社會，推進社會發展的力量就是生產力一步一步地提高。大家知道，社會主義社會之所以能够戰勝、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因為社會主義社會能使得社會生產力發展得比資本主義更高。人們不去進行生產，那就根本沒有什麼社會了。在生產、生產方式中，最